

怎能如此

《哀乐同歌》之（四）：耶利米哀歌 3:1-66

引言、怎能如此「猥琐」？

在俄网里，我不时疑心我的话大家是否明白，但说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信息，我却怀疑连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话。因为**先知的苦难太沉重，先知的信心太惊人**。沉重到人力不可能负荷，惊人到人心不可能盛载——即是这世界不可能有这样的痛苦和这样的信心。

与先知的苦难相比，我们今天所说的「受苦」甚至煞有介事的所谓「为主受苦」，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心」以至所谓「为上帝做大事」的所谓信心，简直就是**「猥琐」**。怎么样谓之「猥琐」？很难解说，大概就像一个人的小尾指擦损了一小片，就大哭大嚷像患了绝症或世界末日的那样；又或是讲几句完全不着边际的「见证」——譬如去旅行出门时刚好不下雨之类的「见证」，说这就是上帝的「大能」，又或说几个是凭着所谓「信心」（其实是一般的意志力）如何克服这样那样的坏习惯之类的「见证」。这种把轻如「鸿毛」的所谓「受苦经历」或「信心见证」夸张到好像「泰山」一般的做法，就叫做「猥琐」。

这些「猥琐」的「经历」和「见证」几乎塞满了今天的「教会」，你只要仔细一听，便会知道，里面其实「虚」得甚么都没有。但是，耶利米先知的人生与信仰，却是沉重而实在的，并正因为它太过沉重和太过实在，在「猥琐」的现代人心灵看来，就仿佛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猥琐」狭隘的心灵根本容不下这样真实的人生苦难和坚贞信仰。

这篇信息，我一直下笔犹疑，因为，我极不情愿用泛泛的字眼来表达对先知一生的坎坷苦难的**「同情」**和一生的坚贞信仰的**「赞美」**。我很知道，泛泛的「同情」和「赞美」，极有可能是一种更加卑鄙恶劣的「猥琐」——自己「猥琐」不堪，却躲在先知伟大的身影后面摇旗呐喊，或者假惺惺地流几滴眼泪，就妄想自己也是一样伟大，或至少是**「站在先知的那一边」**，就正如主耶稣严辞谴责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所作所为：

太 23:29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³⁰「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³¹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³²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³³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也许，我们要真正明白先知的痛苦的沉重与信心的伟大，就先要学会**「假定有罪」**——先假定自己是**「站在与先知对立的那一边」**的恶人与群众。想想，假若满街的人都像我们想象那样**「站在先知的那一边」**，先知何以会伤痛一生？先知的信心又还有甚么真正伟大之处呢？弟兄姊妹，先动心动情地听先知的呻吟和呐喊，或者，我们会更真实地发现自己是个多么「猥琐」的人，或者，我们略有自知后，就有望不至于太过「猥琐」了。以下，我会分三个段落来对照出先知伟大不凡的真信心。

一、怎能如此「对我」？

在《哀歌》第三章的开首（即我所分的第一个段落），先知几乎用了所有最「穷尽」的字眼，来申诉他的痛苦。先知极之清楚，造成他一生痛苦的「根源」不是别人，而是**耶和华——上帝**自己，以及祂对他发出的所谓**呼召**：

^{3:1}我是因耶和华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²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

若是敌人，我大可逃避他们，反抗他们，更可以向我的上帝求助或哭诉，但是攻击我、陷害我的，却正正是你——耶和华我的上帝。我还可以逃到哪里去呢？而且，你不单只攻击我、陷害我，还不留余地：

³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

祂对我的攻击，是「真是」、是「终日」，是「再三」，连透气的空间都不留给我。祂把我「虐待」成甚么样子呢？

⁴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

祂不只攻击我，还把我重重围困，要「逼死」我，决不给我「翻身」的余地：

⁵他筑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⁶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炼沉重。⁸我哀号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⁹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

祂无所不用其极，用「土垒」、「苦楚」、「艰难」、「篱笆」、「铜炼」甚至「凿过的石头」（指巨石）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全无生路。就算，我能稍稍逃脱围困，祂也决不会放过我，却必要把我「碎尸万段」，方肯罢休：

¹⁰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密处。¹¹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

祂对我的虐待，不单止伤透我的「身」，更伤透我的「心」：

¹²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¹³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¹⁴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¹⁵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茵蔯。¹⁶他又用沙石碾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¹⁷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

人说，人最大的祸患莫过于「耶和华离开了他」，但于我，最大的祸患，却正因为「我与你相近」：

¹⁸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

人生至此，还有更大的绝望吗？

先知很年青时就「蒙召」，但他很知道，顽梗叛逆的以色列人，哪会有真正和长久的悔改与对上帝的忠诚？但上帝却强拉他「上马」，要他为祂传那些几乎注定没有人听的话。从此，先知就命中注定，「里外不是人」。

先知忠于事实，更忠于上帝的托付，半辈子传述那些「消极」的信息，就是指斥以色列人的「强暴」（罪恶叛逆）和预示他们的「毁灭」（亡国被掳），但换来的，却是「扰乱军心」和「通敌卖国」的罪名，以至于三翻四次的嘲笑、虐打和暗无天日的牢狱之灾。例子多不胜数：

耶 26:8 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⁹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¹⁰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¹¹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

耶 38:4 于是首领对王说：「求你将这人治死；因他向城里剩下的兵丁和众民说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手发软。这人不是求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们受灾祸。」⁵西底家王说：「他在你们手中，无论何事，王也不能与你们反对。」⁶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玛基雅的牢狱里；那牢狱在护卫兵的院中。他们用绳子将耶利米系下去。牢狱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但一生求真的先知，却不得不讲真话，于是，他的痛苦就绵绵不断：

耶 20:7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⁸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⁹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¹⁰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谗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

但爱国爱民的先知，其实，又哪里想亡国被掳的预言会「应验」呢？结果，他半生人都要说那些别人不爱听，连他自己都不想说的预言。若这些预言不应验或未应验，他就被嘲为假先知妄传上帝「圣旨」，但到预言应验之日，先知却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样的「事奉」与「呼召」，哪里是人的心灵可以忍受，可以盛载的呢？

先知实在痛苦难当，但他大概不敢怨恨上帝，于是，他就咒诅自己：

^{耶 20:14} 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¹⁵ 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¹⁶ 愿那人像耶和華所倾覆而不后悔的城邑；愿他早晨听见哀声，晌午听见呐喊；¹⁷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¹⁸ 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

痛极之际，先知甚至也曾疑心上帝，会不会对他「心怀不诡」：

^{耶 15:18} 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

甚么是「流干的河道」呢？就是远看像是有水流的「河道」，给干渴者无限希望，但是走近一看，却是「流干」了的「河道」，没有半点水。上帝，会不会也是个骗子？

大家请动心动情，想象一下，一生人都都要做一些注定「无用」的事，说一些别人不爱听自己也不想说的说话，还要宣告一些连自己都不想它们应验的预言，并且，最痛苦的，是还要很「清醒」地看着这些不堪的预言慢慢地一一应验，却是完全无能为力，无力回天。这哪里是人的心灵可以负荷的巨大痛苦？

很记得到医院探病，每当看到末期的、垂死的病人，我都宁愿他们「昏迷不省」，然后在迷迷糊糊中就去世，因为，这至少，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亲友，以至对于我，都更「好受」一些。怕只怕，那病人竟然十分「清醒」，并要在「清醒」中预知和等候自己慢慢死去——这是多么可怕和难受的一回事？

大家知不知道，作为「先知」，最大的痛苦也是在此——祂知道得很多，甚至太多，但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祂的预言（包括所有「灾难性」的预言）慢慢地一一应验，却是无能为力，无力回天！请大家用心感应一下：**上帝让先知们「先知」——能够比别人「超前」地知道自己、国家和世界的结局，却是没有给他们「改变」的能力——知道却完全无力改变，人生最难以承受的痛苦，还有比这更大的么？而造成这至大痛苦的，不正正是耶和華上帝和祂的「呼召」么？**

弟兄姊妹，如果你无法领会这种痛苦有究竟几痛有几苦，那么，你就根本完全不会明白先知的心灵，也不可能明白信心的伟大，是伟大在甚么地方！

二、怎能如此「信祂」？

先知痛苦申诉的内容，是已经近乎不可思议的，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接下来在本章第二个段落提出的信心宣告。先知首先宣告我们应对上帝大有信心：

¹⁹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胆的困苦窘迫。²⁰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

²¹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²²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²³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²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²⁵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²⁶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²⁷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²⁸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²⁹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³⁰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

然后，先知指出这个信心宣告的理由和根据：

³¹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³²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³³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³⁴人将世上被囚的踹在脚下，³⁵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³⁶或在人的讼事上颠倒是非，这都是主看不上的。³⁷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成呢？³⁸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³⁹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⁴⁰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⁴¹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上帝举手祷告。

先知为甚么「突然」之间就「充满信心」呢？

²⁰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²¹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几句之间，似乎甚么「转接」都没有，先知却忽然由「毫无指望」（18节）变成「就有指望」（21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稍看下文，我们当然可以很轻易就用「**正统神学**」把它「解释」了：因为上帝是怎样地信实、公义、慈爱的，所以，我们就「自然」大有指望啦！但我请大家仍然不要忘了动心动情。「正统神学」谁不会说？谁不知道上帝是信实、公义和慈爱的？谁不可以「推论」说因此我们就仍可以大有指望？请记得，先知是在个人、国家以至世界在怎样的光景下说出这样的话的。个人是正正因着忠于上帝而大半生饱受痛苦屈辱；国家是家破人亡承受着异族的杀戮和奴役；世界是公义不伸恶人当道，因为来惩治他们的巴比伦人并不见得特别善良。更且，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任何「翻身」的希望以至迹象。——「凭空」讲「正统神学」多么容易，但是，在这样不堪的光景底下，还怎么能「信」呢？

再者，就算是凭过去的「**历史现象**」推断，譬如上帝如何一再保守以色列人，由两度「包庇」不认老婆的亚伯拉罕平安无事，到约瑟误打误撞做了埃及宰相救了自己全家，到出埃及击败法老全军，再到乔舒亚、戴维扫平迦南地等等，也很难就此「归纳」出上帝一定会永远保守他们，因为现象的「解释」是可以相当「任意」的，暂时「死剩」一些也不能绝对保证将来一定不会全部死光呀！

我们要知道，先知的信心不在于「**神学推论**」和「**现象分析**」，而在于「**性情感通**」——他自己的性情以至上帝的性情。先知不是单凭「神学」或「经验」就可「推论」出这样的信心宣告，而是凭着他与上帝之间的「心心相印」而确认出来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先知自身有一种他一生都挥之不去无法忘怀的慈悲心与正义感，于是，他就断然相信，创

造人类肺腑心灵的上帝，必有更伟大的慈悲心与正义感，再于是，他才借着回想过去，审视当下，从一切最细微的蛛丝马迹中，看出上帝如何一再守约，保守本来很可能「死过很多次」的弱小的以色列民，让他们留存「余种」，直到今天。总而言之，「神学推论」也好，「现象分析」也好，只可作为「参考」，却不可以作为信心宣告的根本基础。真心信心其实是源于「性情」——你是个怎样的人，你就有怎样的信！事实上，先知的痛苦与信心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他是这样忠信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痛苦，而因着同样的忠信，也让他能这样坚定地相信下去。

三、怎能如此「坚持」？

以上两段，第一段说到先知的不堪遭遇，第二段说到先知的伟大信心，这两者形成的极大反差，已经是极之不可思议。不过，同一章里还有第三段，合起来看，就更不可思议。骤看第三段，似乎有点「讲返回头」，有点「信心退步」的意味。首先，经文又重述以色列人亡国的惨况：

⁴² 我们犯罪背逆，你并不赦免。⁴³ 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⁴⁴ 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入。⁴⁵ 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⁴⁶ 我们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大张口。⁴⁷ 恐惧和陷坑，残害和毁灭，都临近我们。

跟着又重讲先知目睹国破家亡的痛苦：

⁴⁸ 因我众民遭的毁灭，我就眼泪下流如河。⁴⁹ 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⁵⁰ 直等耶和華垂顾，从天观看。⁵¹ 因我本城的众民，我的眼，使我的心伤痛。

接着，又再讲先知的个人被误解被凌辱的痛苦，还再三要上帝给他伸冤报仇：

⁵² 无故与我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鸟一样。⁵³ 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抛在我身上。⁵⁴ 众水流过我头，我说：我命断绝了！⁵⁵ 耶和華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⁵⁶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⁵⁷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⁵⁸ 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⁵⁹ 耶和華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⁶⁰ 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⁶¹ 耶和華啊，你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⁶² 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终日向我所设的计谋。⁶³ 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歌曲。⁶⁴ 耶和華啊，你要按着他们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⁶⁵ 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⁶⁶ 你要发怒追赶他们，从耶和華的天下除灭他们。

看完前面第一段的沉重的痛苦申诉与第二段伟大的信心宣告后，那些「猥琐」的人，一定以为「一切都解决」了，于是，再看这第三段又再反反复覆的申诉，一定颇有点「不以为然」，甚至认为先知「信心退步」了。但是，我们的先知却没有这样「猥琐」。记得，凭着信心「望到最远」，看见「最后的盼望」之后，你的两条腿却仍然是「站在当下」。当先知宣告完信心与盼望之后，他要面对着的，仍是个人、国家和世界的不堪局面，表面上

丝毫未有改变，也没有有半点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迹象。就算先知能够「预知」七十年之后的复国，又知道敌人会得着报应，而他自己亦终必会得着伸冤平反，但却都是些遥远到眼下连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的事情。

信心的难，不在于随口宣告甚么「大信心大盼望」，而是宣告完后，甚么都没有发生，而且极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兑现」的迹象，你却还能这样信下去！要这样地坚持下去，接着必需的，就不是像「喊口号」似的「宣告」甚么信心和盼望（像某些灵恩派专好「大锣大鼓」的那些所作所为），而是踏实、沉着地咬紧牙关，见一步走一步、有一天过一天地仰望上帝、祷告上帝：

⁵⁵ 耶和華啊，我从深牢中求告你的名。⁵⁶ 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⁵⁷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⁵⁸ 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⁵⁹ 耶和華啊，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

这段说的绝不是信心「倒退」，而是信心「落实化」。先知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痛苦申诉是真的，他的信心宣告是真的，故此，他的信心也必要落实使之成其为真，而不致流于成为那些「宗教人士」的「信仰口号化」。

结语、怎能如此？只求真！

弟兄姊妹，请永远记得，一个「猥琐」的人是不可能信的，因为「猥琐」的人的根本气质是「假」——他们对先知的苦难的「同情」是假的，不过是些泛泛的温情主义；他们对先知的信心的「赞美」也是假的，不过是些空洞的宗教主义。

能信的人有的，是一片赤子般的「真」。他们因着这份真，而不忍心说那些「平安了、平安了」的假话，因而痛苦一生；也因着这份真，而能感通天地，相信上帝必定更为真实可信，因而相信一生；最后，又因着这份真，而诚实地落实他所信的于真实的人间，因而能坚持一生。从反面说，他们一生最憎恨的，就是「猥琐」，或说「宗教猥琐」——就是挂着个很「宗教」的样子而事实上毫无心肝的邪恶行径。

我真的不知如何进一步「解释」给你们听，因为信仰最需要的，是「灵魂」。那些空空洞洞的所谓「宗教经历」或「信心见证」，骨子里根本没有灵魂，完全是可以百分百「人工合成」堆砌造作出来的「人工产物」。但是，耶利米先知忧国爱民、忠于上帝又忠于自己的痛苦挣扎、信心宣告和信心落实，那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却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但是，也正正因此之故，先知的见证就没有半点可以容许任何人「虚构作假」的余地，因而都可以自证为千真万确，真实可信。愿上帝帮助我们，信，要信到像先知那样。